

樂善堂全集

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和16
281
2



和16
號231
卷2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恡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諸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內廷諸臣悉心校閱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

樂善堂全集定本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
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
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
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
覘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

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
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
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
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
而略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
象之崇卑其分歧實判于此

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
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略
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
誠故凡見于古文詩辭者咸
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

者歲庚戌曾錄數年中所作
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
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
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蓋四
倍前總序以來躬理萬幾兢
兢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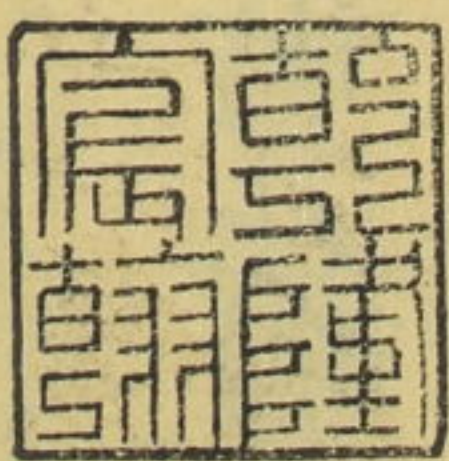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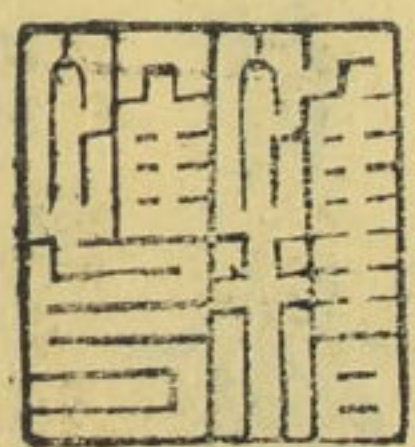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
墨之娛不可復得然少有餘
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
省爰取康成文鈔所載存十
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
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

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朕夙
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恐
弃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
或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且
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
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

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微
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
副所言者乃日用翦酖之常
今茲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
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
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

警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器
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
衡永々勿替也夫

乾隆二年丁巳仲夏望日御筆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溥等謹

奏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
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
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愜
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諸力
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內廷諸臣悉心
校閱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
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臣等恭奉

樂善堂全集
樂善堂全集同敬謹校閱仰見我
皇上德協天行學勤時敏散體之文囊括六
經自先聖以至先儒之理無不陶鎔貫
串體大思精駢體之文軼唐駕漢籠罩
羣言風格高古詩章則融洽三百篇溫
柔敦厚之旨博採歷代之英華而機杼
自出是內聖外王之全學無不統備無
該實足以
訓行萬禩茲恭承

聖訓

命臣等校擬簽呈恭候

欽定臣等謹遵

諭旨詳細恭繹竊就管蠡之見分別貼簽恭
呈

御覽伏候

訓示裁定俟

發下之日交

武英殿刊刻再臣等伏覩初刻內恭遇

御名未經敬避深屬未安謹一併擬簽進

呈仰祈

睿鑒再集內所刻制義理醇詞茂雅正清真
洵為文章榘矱今臣等恭查制藝卷內
計文共得二十七首似應於目錄末標
附錄制義四字而附刻於詩賦雜文之
後標簽書樂善堂制義下刻一小附字
則於刻集體製更為妥協至原本久經
頒行今後訂成定本在我

皇上制作如日月经天原可聽其並行但現
在定本既經詳訂而出海內藝林寶購
必當奉為指歸所有原本自應陸續恭
繳臣等請

旨凡內外臣工曾蒙

頒發初刻及書坊翻板并外省官刻本並令
隨時收繳不必立定期限及行文追查
在內交軍機處彙繳在外由各該地方
官轉送布政司敬謹收貯定本刻成時

仍乘便發交各布政司照依摹刻印行
嘉惠天下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候

聖訓謹

奏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溥

吏部尚書臣劉統勳

工部尚書臣嵇璜

吏部左侍郎臣董邦達

戶部左侍郎臣劉綸

戶部右侍郎臣裘曰修

禮部左侍郎臣介福

兵部左侍郎臣觀保

刑部右侍郎臣王際華

工部右侍郎臣錢維城

內閣學士臣錢汝誠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旨制義不必刊刻餘依議欽此

庚戌年原序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內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為奇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載道者內返竊深慚慙每自思念

受

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為之擇賢
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
游之中得以厭飲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
克己之未力性情涵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
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
作者十之三四畧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
詩賦分為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
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倘有
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而不
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

六經之教皆以明仁義中正之道而感發人之善心也降及子史必依於經義足以備勸懲輔教化然後為後世所誦法故唐宋諸文家自言所學必原於六經仁義之旨然則樂善不倦固敦行之要而亦發為文章之根柢與雍正十年冬

皇四子以所為樂善堂文鈔示余而屬為之序發而觀之經旬涉月猶不能窮其

與美也其義理一本於五經四子而折衷於宋儒之言其文之意度詩之風格按以古人成法無毫釐分寸之不合而每至忠孝友悌言之尤肫誠而愷切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蓋

皇子之文乃樂善不倦之誠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以仁義中正之道陶冶一世而

皇子親承

諭教近仰

儀型朝夕觀感決於耳目心志之間者尤深且切而又篤志好古深思力探於古聖賢人之言而近體諸身故發為文章充實光輝而不可揜如此乃
皇子且自以為未足自序之文猶曰彙而成帙置之案左以便改正即文之不敢自是而望道之切可知矣又曰常取所

言以自檢所行懼言行之不相顧也則
進德是誠可見矣此古聖賢人樂善不
倦之實功也余淺見寡聞不足以發揚
皇子之文而區區之誠所欲効於

皇子者惟是檢身之嚴密見於自序之文
者永矢而勿渝焉斯已矣

雍正十年冬月穀旦和碩莊親王允祿

自序

皇四子

文以載道道之體於身者為德而發於
言者為文故韓子論文曰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又曰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孝弟者仁義之實道德之根
源也

皇四子幼侍

聖祖仁皇帝特荷慈眷朝夕

訓誨且見我

皇上視膳問安致愛致敬無事不與往聖同

皇上揆至性薰陶耳目濡染由是體諸身心
發於言動者不待模擬自成方圓夫聖
經賢傳所以勤勤疊疊牘翼萬世其道
無他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

皇子性資樂善於道德仁義之根源既得
之言

聖祖之漸涵復申以

皇上之諭教而又切磋於師友研極於詩書
早夜孜孜日新其德故發為文章左右

逢源與道大適衡以古作者之法中規
中矩不失扶寸而事關人紀言之尤懇
切而周詳使讀者忠孝友恭之心油然而生夫自古文人學士有一言之幾於
道其文必逾遠而存况

皇子之實體於身而藹然溢於言外者乎
皇子夙以樂善名堂因以標文集即此見
平日心力之所注而所以為文之根源
具在於是矣壬子八月以序屬余反覆

尋繹深慶

皇子之德業日進加益而自忘其學之膚
言之不文也於是乎書和碩果親王允
禮序

我

聖祖仁皇帝燕翼詒謀盡善盡美

皇上純孝天亶當居藩邸時先意承志尤得
聖祖歡心康熙六十一年爰命

皇四子寶親王入侍內廷以示寵異是時
王年方舞勺而予齒亦埒相對甚歡及

皇上紹膺大寶余以冲年特承
恩命忝封貝子晉封貝勒自顧無寸長足錄

惟以恭謹慎自檢束遂蒙

恩眷每入覲

皇上時遇

王輒承獎許把握深談大有乳水之合癸
丑夏月出所著樂善堂文鈔見示余為
莊誦一過見其論記文序賦頌詩歌無
體不脩約數萬言因為舌橋不下作而
言曰古謂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在
古人非欲岐之也太上不易得得其次
亦可以不朽矣而衡以聖賢之道則德

其所內蘊耳著之而為功宣之而為言
莫不皆脩於一身則三而一者也今

王以樂善署其堂而復以名其集蓋善即
德也德脩而功與言隨之如水之有本
木之有根其條達流行有不期然而然
者然而混混湯湯觀瀾而知其本也刁
刁調調攬葉而知其根也則欲測

王之德與功者又何不可於其言觀之哉
今為取其文而讀之於其藹以和者見

樂善堂全集卷之八
仁之德焉嚴以毅者見義之德焉暢情
而不繁洞物而非察堅確而不移者見
禮智信之德焉夫渾而名之之謂善得
之於已之謂德

王之樂善

王之取善也蓋善無窮而取善之心孳孳
矻矻日有積而月有累故其發而為言
得心應手自有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
所當止之致斯其蘊之也深而養之也

素矣劉晝慎獨有曰枕善而居之不以
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移其
情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
爭故幾於道斯二說者可舉為

王贈也夫文所以載道也言者心之聲也
而非蘊之養之則不足以資其本而培
其根今

王之樂善如此擴而充之於以優於天下
而馴至於大舜之域其可涯量哉將見

為德為功為言皆以一身備之裕如矣
苟浮慕詞章徒以著述相引重又烏足
以讀樂善堂之文哉

雍正十年癸丑五月上澣允禧序

夫文所以載道也自漢唐宋明以來有
道諸儒皆發為文辭以明聖賢之奧旨
作為詩歌以暢一己之襟懷令後世讀
之者玩其詞繹其旨稱揚做法之恐後
星父文之有功於後世豈淺鮮哉若夫稟穎
異之姿而精研典籍日與賢師友稱先
星則古討論藏修弟之視
星兄雖所處則同而會心有淺深氣力有厚
星薄屬辭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語也吾

兄隨

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處寢食相同及

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慎溫恭

皇祖見之未嘗不喜

皇父聞之未嘗不樂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

常聚迹雖兩地心則相通吾

兄純孝至悌可謂肫然無間矣及

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帷讀書朝夕共處

寢食相同者如舊同氣之歡豈語言文

字所能盡載乎吾

兄於問寢視膳之暇每有所得發為文詞

日課文一首雖退居私室亦不敢自懈

手披心繹欲力追古作者八年秋九月

彙訂其序論詩賦雜文若干卷而命余

序余曰載道之文真儒為之無實之文

務名者為之務名者不求實得真儒則

本之躬以見之言而可垂於後世今觀

吾

兄之文本平日所為講明踐履者積於中而發於外上不負

呈父慎選天下英賢而教育之之心下不負十餘年窮經力學憤樂相尋之篤志處帝王之家居富貴之位書史所載未數數然也

兄之樂善無窮而文思因以無盡凡古聖賢之微言大義修身體道之要經世宰物之方靡不發揮衍繹娓娓焉暢所欲言

言即至一吟一咏亦皆揚風扞雅溫柔敦厚有合於三百篇之旨豈揚華摘藻狗外忘內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又豈弟之淺識謏詞所能贊美哉弟弘晝謹序

夫文者所以載道也... 文以足言而載道也... 命之微顯而通於經綸... 之曠皆由根柢深厚... 之有原發之莫測... 道而濟乎義臻於玉振... 聖垂文而作述以隆... 猥蒙

文以足言而載道也... 命之微顯而通於經綸... 之曠皆由根柢深厚... 之有原發之莫測... 道而濟乎義臻於玉振... 聖垂文而作述以隆... 猥蒙
聖恩受讀... 內廷得侍

皇四子朝夕講貫竊見

皇四子問安視膳之餘耳目心思一用之於學考合古今徵論同異雖單詞隻義必條分縷析銖黍弗差每為文筆不停綴千言立就而元思泉湧采翰雲生蓋天資敦敏而又緝熙光明實為天人並臻其至者也積數年著作既富所裒樂善堂文鈔成彭盥濯讀之數過其研窮心性也則德成於天而明出自然微言

隱探賸彌綸彞憲合心源道法一以貫之而無餘也其闡發經學也則深明博察探其奧而約其旨糟粕羣言彪炳至義發前人所未及而開後學以津梁也至於史事有難評之迹千秋積未發之疑抉隱解蔽往往出人意表蓋舉治亂興衰之故是非得失之衡莫不包括隱顯變通會適標論立義足以超古而信今矣旁逮詩歌賦頌體制美備寫天地之

輝光琢元黃之麗藻雖組織辭令排比
聲律然皆銜華佩實酌雅富言而非尋
常之外飾雕艷所可擬於萬一者夫惟
知之始能言之顧彭淺何能知高深之
際而陳贊頌之言哉彭侍於未發之時
几席誦習之下每苦於窒而難通也輒蒙
片言提撕曠若發蒙而因端
指示引繩授矩
訓誨無倦所以培而植之者甚王顧以鈍

質業不加修而識不加長受讀茲編所
謂出有原而發莫測貫乎道而濟乎義
者彭誠不足以知之惟畧陳梗概恭綴
數言以為鼓吹休明之一助焉爾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十月朔平郡王福
彭謹序

皇土孜孜所以培養德性恢閱學識者既厚
且深矣爾泰以封疆之臣入叅政事恭

承

恩命獲侍

講筵竊見

皇子動容出辭溫肅之氣具備偶聆議論
則窮本探原有經有緯未嘗不私慶
皇子秉元善之德而誠心體道不獨文學
迥出乎尋常也間出樂善堂文鈔若干

卷以示開章二篇則曰立身以至誠為
本讀書以明理為先此我

皇上御書以訓勉

皇子者而即首以命題所為念茲在茲以
迪元德而會眾善者莫不基於此矣至
於推闡經義尚論古人窮極事理辨析
羣言實有特出之見超乎前賢思議之
外其或敷揚功德吟咏性情可歌可誦
使讀者忠孝悱惻之情油然而生蓋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昌黎韓愈所謂原於
仁義而其言藹如者於是集見之矣竊
考六籍所載言善者甚詳而樂善一語
獨發之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之旨更
相表裏

皇子誠由斯集而充之明善以誠身本之
心而驗之事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
聖之心傳者莫不於此會其極而世際
昇平太和翔洽皞皞焉各相感於至善
之中而可以被之賡歌垂之簡冊者其
善為何如其樂又何如也鄂爾恭謹序

雍正元年

皇上紹登大寶

命廷玉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講讀經書蚤夜趨承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垂光錫祚烏奕綿洪我

皇上敬承

庭訓以裕後昆

聖學相傳緝熙光大

皇四子粹質天稟明敏博達而功力縝密
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有非專攻文
學之儒所能希其萬一者自經史百家
以及性理之闡奧詩賦之源流靡不博
覽精擇講明而切究之每發一問立一
義輒超出於思議之表而皆前人所未
發覃心實學者之所宜辨析也含咀釀
郁蘊蓄富有時發抒其胸中所見著為
論說詩賦諸體之作常不假思索一揮
來俱不下千餘篇

皇子自加選擇得如千首彙為一集以示
廷玉廷玉受而循繹焉大抵意義淵深
文采博瞻而筆力之雄俊便捷邁越等
倫所闡明者聖賢之精蘊宇宙之名理
而所吐露者經籍之膏腴藝林之芳潤
自昔以文章名家者莫能逮焉

皇子之於文可謂才超而學邃矣抑尤願

皇子之不以此自多也聞之文所以載道
古聖賢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大要胥
於是乎在匪直二其文詞以為觀美也
故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通古今之學循循乎
祇適

聖訓敬勤無斁誠於載籍之指要平日口誦
心惟者既能言之又允蹈之自此進德
修業日新歲益廷玉所樂得而揚其美

盛者詎有涯哉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仲冬月張廷玉謹
序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
誦不遺一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
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
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由是

樂善堂文集序
發為文章實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
堂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
善堂文鈔命軾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
皇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
以文視文雖揚扞諷詠咨嗟歎賞烏足
測斯編之涯涘乎凡人為一事而或作

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

皇子之於文窮年累月抽思探賾俛焉日
有孜孜誠有味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
矣雖如宜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得心
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於善乎何與哉
樂善之說見於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
信而已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
其中兼體用而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

對忠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
為之體苟存諸中者有一毫不忠不信
求幾於仁義可得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之流行不息迭運
不窮者誠也聖人之於仁義亦如是而
已矣自聖人言之則為誠誠者天之道
也自學者言之則為忠信忠信者思誠
也人之道也思誠之功維何格致以啟

其端克復以踐其實戒懼以立其本慎
獨以謹其幾循循於下學以漸幾於上
達久之而私欲潛消理與心融而樂生
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天下娛心快志之事孰
有過於此者乎欽惟

聖

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
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
法發而為蕩平正直之

樂善堂全集卷之六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

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
其薰陶涵育於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
矣從此敬承無斁優游厭飫戒於思慮
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進德修業之
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軾嘗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
之流吾將以為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

心焉耳肯哉斯言凡知者之樂水仁者
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物氣象
無往非善即無往非樂無往非樂即無
往非養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
無所得於中而強而行之則不勝其勞
苟從事於窮理盡性而渙然有得疊疊
不倦夫何難之有

皇子勉之哉

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長至日朱軾謹

樂善堂全集卷之六
序
者而見之文抒為論著形為歌詠大抵
充實醇粹和平渾厚得天地中和之氣
疊疊乎蓄之深而出之裕也所作積多
彙次成帙題曰樂善堂文鈔命廷錫為
之序昔文中子有言文必貫乎道學必
濟乎義夫離道義而以為文鞿輓之工
虛車之飾固君子所弗尚即援道以張
其詞引義以暢其說薈萃經訓而祇以
供文章之用是猶未免歧文與道而二

之未得為文之至也二帝三王之道周
公孔孟之傳見之貌言視聽日用動靜
之間施之禮樂政刑天下國家之大蘊
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無適而非道義
之衍溢故其著於典謨垂於經傳精微
廣博足以覺世牖民闡道立教而至文
出焉朱子所謂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
文於外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
掩者非有所強而後能也仰惟

聖祖仁皇帝神靈天縱聖學高深我

皇上緝熙光明心傳相接義軒堯舜之統緒

近在

庭闈

皇子朝夕侍奉祇聆

慈誨提命之所啟迪耳目之所濡染固已薰

陶涵育於聖賢道義之中加以稽古居

今考德問業味經史之膏腴擷典籍之

芳潤宜其發而為文炳炳麟麟若是其

盛也若夫體之身心驗之行事道義充

粹於中而至文輝著於外則可以上媿

乎典謨經傳而與子朱子之言默相符

契又何文與道之岐而為二哉廷錫因

讀

皇子之文敬繹其義為

皇子誦焉蔣廷錫謹序

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丕顯丕承宏茲繼述經理萬物悉以我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久大之規啟佑後昆亦以我

聖祖仁皇帝之所翼貽者著為續承之美覲光揚烈繼繼繩繩誠哉萬古之所獨隆者也諸

皇子曰承

聖訓觀感最真莫不器識深厚德性溫良勤
敏問學不敢暇逸以故習復之餘遂多
著述今

皇四子自集其比年所得詩歌論賦選擇
若干首為一集以示敏敏雜誦紬繹至
再至三論著則機杼自出羅列萬象昔
人所謂宏深淵博義理精到者何以加
焉至詩歌諸體之作亦莫不畢臻其妙
金相玉質和雅冲融求之近古實少倫

比向非我

皇上訓迪

皇子之方實有承先啟後垂裕於無窮
皇子之敬承

聖教者實能親炙其光觀感而益善則奮筆
抒詞之際何以洋洋灑灑邁百家而超
倫類也哉夫言辭之中可以見道
皇子之著述固已諸美畢備矣竊念自古
聖賢之學非獨佔畢之為功蓋將舉身

心性命之理家國天下之故一一踐履而昭徹之夫而後發之事業者皆為有本之經綸著於文詞者亦皆親切而有味

皇子其母以文之瞻美者為足多而尤以行之光輝者為可貴則修詞明道德藝交隆庶可不負我

皇上之訓誨矣敏不勝區區期望之忱福敏謹序

雍正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直

內廷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讀書相晨夕者九載於茲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尊經典學久道化成我

皇上聖以繼聖學貫天人萬邦作則凡所為詒謀燕翼建極以錫天下臣民之福者莫不是訓是行

訓誨

皇子尤為精詳愷摯

皇子仁孝聰明遜志時敏自四子書五經
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以及古文淵
鑑名臣奏議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莫
不講貫習復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
不為雕飾藻繪之辭而皆有以合乎仁
義中正之旨八年秋九月

皇四子自訂其前後所作論序雜文詩賦

分為十四卷名曰樂善堂文鈔命世遠
序之夫所謂善者在天則為元在人則
為仁元者天地之心舉天下含生負氣
靈蠢動植喙息之倫莫不有以若其性
而資之以始仁者萬善之長愛恭宜別
俯仰酬酢莫不由惻隱之心以發故在
天曰元善由天而之人曰繼善賦之於
人曰性善吾性高明廣大與天同體樂
之者必至於浹洽暢遂烏可已而不自

知然其要有三曰窮理曰克己曰虚心
人倫物則之原未徹則好善之心不篤
書曰惟精中庸曰明善言善否之介當
精以決擇也然累於有我曷以克樂大
學曰慎獨濂溪曰果而確言念之初生
當謹持而克擴也已克則私去私去則
心虛易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則誠
誠則公公則人我之界胥忘咸之感以
無心貴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皇子以此內治其性情敦善行而不怠因
之著為心聲情深而文明醇茂而雅則
皇子勉之哉古之人無斁示我顯德行樂
己性之善即樂天之善也樂人之善猶
己之善也以名其集以裕諸心以措諸
行若穀種之生生生而不息親之若芝
蘭之臭聞之沛然若江河之決善孰大
焉樂莫至焉徒文云乎哉

雍正九年辛亥夏五端陽日蔡世遠謹

皇上睿智天成文思光被而
庭闈之近所以

垂慈育德者必諄諄於立誠明理之功焉

皇四子以粹美之姿仰承

聖訓涵養深醇英華發越宜其施之簡墨者

炳乎有光也基以淺學疊荷

殊恩備員中秘洊歷臺垣今復得侍書

皇子日近光儀而親講論

皇子以所著樂善堂文鈔示基基受而讀

之其氣象之崇宏則川渟嶽峙也其心

胃之開濬則風發泉湧也其詞采之高

華則雲蒸霞蔚也其音韻之調諧則金

和玉節也充實光輝包涵衆美文也而

進乎道矣抑周子有言聖人之道入乎

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皇子循是而不已焉則尋流以溯源明體

以達用凡仁義中正之規齊治均平之

理體驗愈深發揮愈盛洋洋乎豈特為

文章之大觀哉聖賢要道統會於斯德
行事業殆將一以貫之矣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長至月邵基謹序

皇極經世一書之旨蓋以道統為宗而
行事業殆將一以貫之矣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長至月邵基謹序

文何昉乎自羲皇肇起卦圖虞書首陳
謨典文明之運實由此開然尚書之文
簡而該周易之文奇而法知非後人摹
擬彷彿所可貌為形似者也至尼山輯
為六經天下文章莫大於是郁郁之歎
厥有由然此後踵事增華分門別派日
易月遷而歲不同矣若夫風雲月露草
木禽魚觸境書懷因時寄興此逸士之
文也鎔經鑄史含英咀華繡口錦心敲

金夏玉此學士之文也割裂經傳摘取
雅馴帖括自珍科名是競此舉子之文
也遠追洙泗近師濂洛進德修業修辭
立誠此理學之文也至於經國理民布
網陳紀譽隆國乘德遍寰區此士君子
得志於時大有為之文也然文雖不同
莫不理以主之識以運之氣以充之蔘
采以華之故文之有理即太和之保合
運量各正而肆應不窮者也其識見之

周詳貫注則血脈之流通也其格局之
一成不易則肢體之上下有定行止有
節也其經營組織光芒外煥則盛德之
符睟面而盎背也故思欲深不欲淺識
欲精不欲粗格調欲高不欲卑包涵欲
大不欲小至於事本淺也而文特深之
事本粗也而文特精之物本卑也而文
特高之物本小也而文特大之則其取
精繪神超然遠寄不屑屑於目前腐近

樂善堂全集卷之八
序
文人墨士之習徑實寓籠絡一切函蓋
萬有之光華則煦於樂善堂之文鈔獨
有深契焉蓋樂善堂之本早也
皇四子館課文也

皇四子無日不酌古準今朝吟暮誦無日
不構思抽秘據案舒毫如是久久所作
不啻千餘爰叙次甲乙聚而成帙煦於
雍正八年六月內奉上命在

皇子書房行走因得日親

儀表細領嘉文總由積學廣博興寄宏敞
高步遠追擴然無垠用能激六經之芳
潤根柢道要增益光芒揮灑於片楮尺
幅中俾讀之者志翔神豁應接不暇如
登大雅之堂而天球河圖之萃然燦陳
也如聆韶濩之音而金石絲竹之翕然
競奏也如觀多寶之藏而奇珍異品之
駭目驚心其出不窮也故可以振頽懦

可以維風俗可以紹前聖可以詔來茲
將於斯文乎是賴又奚必韓潮蘇海燕
許如掾始克愉心稱觀止哉胡煦謹序

大雅之堂而天淵之學
中平之志與軒輊之志
高世之志與無世之志
君子書或計女因計日臨

雍正七年十一月成天蒙

恩召至京邸八年三月得入伴

皇子講讀草茅微賤不諳天下事惟洛誦
聖言粗識義理辰入申出竊異崇高富
貴之地何功之密而心之虛加於寒畯
也日既久竊見自孝經四子易書詩春
秋戴禮以及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
靡不淹貫性天之微妙綱目之是非政
要之從咈名儒名臣之論理論事達人

騷人之言憂言樂靡不列眉指掌而究
其精詳所著作若論若序記若銘贊若
賦若詩盈千累百靡不內朗外潤從容
愜適於規矩之中乃踴躍懽忭念我
皇上之所以為教
皇子之所以為學至於如此也氣質既已
清明義理既已昭著問學既已淵洽而
言動愈以恭謹以成天之固陋所挾者
惟此款款愚誠耳然土壤細流山海之

高深未嘗讓且擇焉蓋所見者大而所
志於聖人之道者篤矣秋日清暇
皇子自披其所著擇其中什之三為一集
而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予之言其無
謬於古先哲人之言乎果無謬矣其敢
遂謂幾於成乎昌黎云愈之所好者道
也惟恐人之以文視文也老泉謂非天
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不
亦夸大其枝葉乎吾非自珍其文將取

樂言堂全書卷之八
以自驗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則為虛車
此之謂矣至於不涉理不涉事可以助
人養心者有三曰樂音曰山水曰詩歌
賦亦古詩之流吾將當樂音山水而資
其養心也

皇子錄而存諸座隅者以此成天奉
教序簡端繹思經月無踰
皇子面詔之意矣惟恭述

知遇之隆紀課程之實且以見

昭代文明之盛薄乎四海老始自宮中云
爾雍正八年庚戌冬日顧成天謹序

